

第一四期

第五卷

支言者

翼四張編主兼人行發



?閣內制體時戰謂何

·作·里·范·

國立中華書局

NATIONAL CHINA

張翼·程德潛·茅家·錢賓·程傳琳

·國三圓金售 份每· 版出日六月二十二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版出日六十日一

南京圖書館藏

反蘇草集

從孫科上台看戰時內閣 (易水寒)

為老百姓呼籲

論中國狂士對統治者的反抗

從歷朝事蹟看今日動亂的癥結

惜別翁內閣

通——危難受命的孫內閣 (南京通信)
信——上海國際化之謠 (上海通信)

文藝·他回來了

短
評

著的跟着戰局的變遷，及美國對蘇政策的轉變，也顯見於行動。馬歇爾之援歐計劃，也將伸展至南斯拉夫，最近有謠傳美與南斯拉夫將成立協定，以拉攏其作分裂蘇聯戰幕之用，事實如何，我們不論，但這裏有一個相當不順的問題：就是狄托統治下的南斯拉夫人也是共產主義的國家，美國甘願路美託來支援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否？

惟美國目前所主張者，在馬歇爾對合衆社記者談話中見之，是國共聯合。但和比戰難，到確是一個實際問題，不儘是紙上空談。在目前看，國共聯合，是相黨不識時機。澤東亦一再廣播力排和議，蓋既深有兵權，角逐於政鈞的秉持者，自不願到此時來言和！在這一方面，戰事或失利越不肯言和，而在彼方面，則戰事越有進展，自更不肯言和也。蒲立德曾有言曰：「戰爭可以由一方之意志發起，和平則必須雙方之意志而後成功」。基於此一條件下，於是一批中立份子，希望毛澤東能效狄托之轉變，拚脫蘇聯的操縱，而以單純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與國民黨共掌中國政權，這樣，聯合政府就成功了，但這又是一種天真的想法，希望以毛澤東的轉變，來迎合美國人之所好。但這問題的關鍵是：美國在今日固然又蘇東能效秋毫之轉變，獲得美國之支持，實在事實上，都是「匪夷所思」！蘇

向馬歇爾索命

馬是瘡醫，內戰是瘡瘤，割醫治瘤，愈治愈難。配藥無方，診斷不確，千萬黎民爲馬所誤矣！千萬陰魂，亦將因爲馬之所害，而必須向其索命！

目前之惟一解決辦法，「打」也好，「和談」也好，祇不可給華爾街如馬之養漁人得利，亦不能爲某一方聯合陣營所誤，惟一辦法，則爲自今日起，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都應該痛哭流涕；千萬（下轉第十二頁）

從孫科的上台，我們可以估計得開所以還不能見諸實現，主要原因因為大多數立委的反對，蓋戰時內閣一成立，則憲法即徒有其名，而立院的權力亦無形削減，議會式的行政立院亦形同虛設矣。如是則孫科之上台，粗任此非常時期艱鉅之內閣，實有深長之意義，只少，今後內閣即可爲所欲爲了。

惟忠誠之國民一向善良，毫無罪愆，今日處此水深火熱之中，惶惶所待，此實係相國上台之先，我們應有所申述者。（易水寒）

人謂「有一種不勝子」，而且此一派的本末也毫無，要不是其一再阻撓，一再「協調」，星星之火，何致燎原？今日，馬期望於聯合政府，著並欲將中華為一反蘇之前哨地，著爾街大亨的生意經，可謂算盤精明透頂矣！

果無馬之一「協調」，果無「美援」（此所謂美援，不過一塊勾秀老鼠之瘦肉耳）助美式裝備無從求起，無美式裝備，無失敗的「協調」，則吾中華民國，四億萬人民，滿朝文武，無不以求安，全為當前急務，雖不至「聯合內閣」，不致為馬「協調」後之今日局勢。

從孫科上台看戰時
內閣

斬！卽使你得錢苟活，安不爲良心激
發而痛哭流涕？中國之有今日，其罪誰屬？竟界
今日于擾已之禍原，究爲誰來？統
而言之，日馬次兩國也。

爲老百姓呼籲

張四翼

大風沉重，人心惶惶！

春天什麼時候才能降臨呢？

作爲中國國民黨的革命武器的三民主義，被自詡爲中山先生信徒者門來的高閣，作爲革命對象之流，據在政府的高位，不僅在貪污中起了家，而且在這一個黨與以這個黨所「治」的國頻於危難中繼續把個人的利益看重於黨團的利益，用無恥的行爲，來博得全國善良的人民的唾棄。以這樣的政府要人繼續執政，此舉以封疆大權，幻想着藉用外力贏得戰爭的勝利，不顧已趨絕境的經濟危機，讓人民呻吟在戰亂中活不下去。如果政府還希望達成什麼企圖的話，應該修正的這樣作法！

若於執政者無視於歷史的教訓，不認識時代，甚至不肯去「知己」和「知彼」，一味地在標語口號上作阿Q式的自我陶醉，禁止「賄誤賣機」而已。善良無辜的人民應該有怨恨這些執政者的權利而發爲激烈的批評，和從而要求她趕快變更和「改革」，那還是對這個政府有希望的善意表現，最糟的就是連批評政府的興趣都沒有了，認爲這個政府遲早會垮台，不管將來主政者是誰？

至於政府的貪污與無能，即當局本身亦不諱言，若干官僚的腐化與行政的毫無效率，更是普遍的現象，自身不顧頭澈尾的改革，面對着有組織的武裝政黨的激烈戰鬥，怎能坐待勝利！

一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始而以二對一收兌人民的銀圓，用命令強迫不許銀圓流通，厲行限價政策，繼而又來一套「補充」辦法，以十對一（並且另外十比一的懲罰辦法）兌出銀圓券，收回金圓券。「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玩意兒，在短短的幾十天之後，政府自動宣告失敗，向事實低頭。無異鼓動不遵法令的壞入，使善良守法者垂頭喪氣，財富贬值。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從財經政策上看，也似乎注定失敗的命運。怎樣「亡羊補牢」，「興民更始」，看政府還有一整套否？

今天的社會，更是亂糟糟的一團，善良者相信公道、是非、正義、眞理，從不逾越軌道，確守自己的崗位，結果是生存感受威脅，在無以為生中，連人格都被迫貶了值。狡黠者投機取巧，唯利是圖，不顧道德，出賣靈魂，而所得的是窮奢極欲的物質享受，超過了限度的生活水平。我現在報章上的盡是黃色新聞：械鬥、搞殺、槍姦、暗殺、強姦、欺詐的事件層出不窮，蝴蝶、黃牛黨羽日益猖獗，地方黨局也祇好束手無策。正氣沉淪，邪氣抬頭，我們置身末世，面對着這殘酷的現實，瞻望着茫茫的前途，怎不令人意志消沉，彷徨吁嘆！

如果說爭城奪池，不是內戰黨爭，那未至少應該無視人民的利益，——不，祇能要求無視于徘徊在生死邊沿的人民最低度的生存權利。行政效率低落，朝令夕改，沒有一整套的政策，（今天且別說實行三民主義！）祇選擇於政府有利的幹，不顧人民的利益，以致造成了今天普遍的怨聲載道。收拾人心，實在事不宜遲！

大局演進到了今天，豪門依然在場留吐氣。什麼算豪門資本啊！科舉套餐外稱的宋子文啊！都無異疑人說夢，與虎謀皮，中標連這樣的決心都沒有，試問何以符人民與善良黨員之望？何以爭取對政府已經頹喪失宗的太平洋彼岸的美援？

今天知識份子，在中產階級一般的趨於沒落的浪潮中，是比較悽涼的，什麼和平改革呢！不流血的革命啦，民主自由啦，溫和的社會主義啦，西邊主義啦，自由主義啦，呼籲和平勝利，要復讐難高，終究耐不住經濟的大炮聲！連最接近中華的陳布雷的「立身成仁」，都「無袖于時數」，教我們還能作些什麼呢？因此在現局下，我們無意也來一奢什麼什麼的，但知有一個始終信守不渝的信念：在今天，祇希望政府給予人民一個最低度的說話思想的自由，讓人民有自己抉擇的一個幸福的生活方式之自由，尊重一個「人」。該有的人的自由權利。

因此我們願爲廣大的政治意識淡薄的農村或城市裏的愚昧無知的老百姓呼籲：他們要活下去，不要再有摧毀他們生命的殘酷行爲。

當本刊發行之初，依出版法之規定，曾在首次聲明登記表中填載着「宣揚三民主義的政治政策」爲發刊鵠的，三年以來，始終確守這一原則不渝，對自己所信仰的三民主義也從未懷疑，雖要我們爲主義辯護，爲與主義背離的事情作傳聲筒，我們祇好遺憾地表示沒有那樣的能力。不管時局嚴重到任何地步，我們的態度却堅定不移。雖然像我們在這一角落裏有著自己的汗來辦這一切的一羣，有時也懼怕未來的更激烈的炮火之可怕，或者有一天戰火也許會更逼近我們的週遭，而懷疑到我們所關心的事業是否會遭到無情的摧毀，無法所耐下去。

寄希望於和平改革者，無論是國民黨的階級進步人士，或者是趕潮流的自由主義者，在殘酷的現實環境之下，有時不免對自己所憧憬的遠景感到迷惑感悵惘，甚至對徹底變革，發生興趣。這些都足以證明：大馬不是想像今日這樣的「拖」，和「苦捱待變」的不長進的幻想怎能挽救的。

歷史最是無情，他將證明誰是說謊者，廣大的老百姓的眼睛更是亮的，他將選擇怎樣的生活方向，他心裏有數。史實決沒有不顧人民利益單憑「外援」可以推翻政權的記載，希望當局趕快作智慧的抉擇，時間已經不太早了！

劉歆七略所列之九家無狂士，狂士既非儒家，也非墨家，也非名法諸家，更非道家，惟其系統與道家近。孔子時代，有一楚狂接輿，曾譏諷孔子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的話，孔子要去追問，而接輿卻揚長不理的走了。『鬻卜』之名是我們的姑定。惟要明白狂士之產生，須先到究狂士所產生之時代。
周敬五三十九年，魯西狩獲麟，春秋亦於是年絕筆，明年孔子卒，後十三年，即周貞定王元年，魯哀公奔越後卒，左傳亦於是年終。再後至周幽王三十五年（西元前七二八年），考古者確為之茫昧，而變化最大者，也在此一百三十三年間，中國禮有本史的記載，顧亭林說：「幽王三十五年，西周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自此以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載，考古者為之茫昧。」（日知錄卷十三）這一百三十三年間，這期間以前是春秋；這期間以後是戰國。這期間產生了不少學者，如墨子（翟）、田子方、子方、段干木、李克、列子（禦寇）、禽滑釐、莊子（不害）、孟子（軻）、申不害、商鞅、楊朱、許行、淳于髡、鄒忌、惠施、莊子（周）、彭蒙、環淵、宋鈞、田駢、慎到、井文、陳仲等，這期間已破壞無餘，雖在傳中也記載着很多的戰爭，但這些戰爭，均為禮為重心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君臣士人的為政據國，無不尊禮，重然祀，經倫常，以為垂範。而戰國時的戰亂，或謂歷史上的一大轉捩！故春秋時的戰亂，是有所依據的；而戰國時的戰亂，却是真正的混戰了！云羊傳所記的役六十，伐二百二十，戰三十四，入二十七，取師也，「邦無定交，士無定主」矣！這一百三十三年間之變，真可謂歷史上的一大春秋，因為春秋，凶皆是「春秋的戰爭」，都是「戰爭」，這期間，雖經過許多戰亂，但春秋之所以空空，是因為春秋時的戰爭，都是「義師」，皆有倫常禮俗可據，如韓非子論春秋五霸的霸業，荆莊公的併國，開地三千里，齊桓公及葵穆公等均兼併數十國而開廣三千里的地盤（見有度篇），但均自承為周天子的封國，這在左傳中仍然可見。但至戰國時不然！見《戰國策》第三、三篇中所論的大、小戰爭，這是在全部為戰爭打的粉碎！此時所產生的學者，均不言禮信，與春秋時的小戰爭，這在左傳中完全不同。根本不言明王，再加產生了蘇秦張儀縱橫家之流，國權又皆操於兵家之手，此時，投機軍戎者遍天下，齊趙魏楚四公子少出，所有禮信體念不羣，孫臏之流，竟是憂患戰爭的稷下先生們縱橫、馮煖、虞卿之輩，雖此時期，而實際其果是貞定王二十五年至丁亥的兩個弟子韓非子、李斯，也未嘗不為人所用，當時的兵燹，民不聊生，改朝換代，生產殆盡，人民流離慘死，這來

論中國狂士對統治者的反抗

茅冥家

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冊一章
兵強而滅，木強而折！」（七十六章）

但資富者失是相連的，因之潤幅也有關帶關係，故一擇莫大於一擇，（參見前文）各事方有關係。

上，但製造內戰者，必限於幾個野心家，嗜武者，而非聖王，他們一方兩存懷

十六章
「以道德化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三十章）

「夫有兵者，不祥之器也！控縱懲之，故有道者不處！」（三十一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十四章）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故有道者不居！」（二十二章）
「始吾性戇戰者，勇氣甚不強，於是以爲一無能，這是天意，我爲

章)「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三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七十四章）

者雖爲統治者，然真正的統治者應爲人民的公僕。故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天下之比。」——卷上

惑，而忘懷於當世的，乃由於財貨不均，貧富懸殊，富者益得無厭，而貧者更被剝削與奴役，造成社會之不平等，其由於

從歷朝事蹟看今日動亂的癥結

程傳琳

中國，自秦以降，每一朝代之末，差不多都有一變動，好像歷史上的一个宿命，作短期性發作的樣子，考其源流，大都是被治階級受政治尤其經濟的迫害到了不可忍受的時候對統治者一種反抗運動，有的成為革命運動，這種人民起義或反抗運動多半是由於政治的壓抑而加重了經濟的危機，從正面看來人民迫害而起，所以時代變化的本質確不盡相同，然比代表經濟上的民生問題第一，這裏讓我們列舉出歷史上較大的起義。

(一) 在始皇二十六年，剛剛建立了一空前的統一帝國，可是不到十年光景人等，就有陳勝，吳廣舉兵造反，造反的分子，多半是貧農，雇農奴隸及其他失業表示在這方面的最大的為建萬里長城，暴師於外十餘年，軍費政費的支出甚

(一) 大撫比，另有動用七十餘萬人力建阿房宮，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故阿房出世，蜀山兀矣，以至取之盡锱銖，用之爲泥沙，勞民傷財，達於極度，人民遭受到生計的壓迫安得不亂。

(二) 西漢王莽篡政之失敗，滴血青之，就是土豪劣紳勾結官吏，表行新政裏作貪污之是，乘機獲利以自肥，漢書食貨志云：「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富貴，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都縣通姦，多張空簿，在核不實，百姓愁怖，」；蟲吏猾民，隨便衆庶，各不安主，申之則一省方飢餓，入庶孽野澤，掘鳴葵而食之，更相侵奪，災亂相乘。

(三) 農民暴動，所以有赤眉、綠眉之類。

(四) 東漢的社會，土地問題未得解決，地主與農民對立的因素仍然隱伏

惜別翁內閣

錢
貢
字

行憲後，第一屆總統選定了，第一任內閣——行政院組成了，翁文灝從金門里被推出來，做了一條吃力不討好的開荒牛。當時翁氏從冷門裏伸頭出來打聽一下，感覺到台上空空如也，沒有一個靠得住的班底，這兩場面是很難打開的；前幕早被揭開了，台下的觀眾正在目不暇給，大鼓其氣，萬物俱廢翁氏在這種利益於的場面之下，被冷門里被推出來，居然絕命身亡，實在是不出自主的事。翁氏既然沒有此疾，而死可不既不經，於是東拉西扯，東拉西扯

新入也好，元老也好，勉強的弄來撐持這個場面。戲演得怎末壞，睡台效果怎樣，觀眾的反應又怎末樣……當時就可預料得到的——那一定是短命的內閣。

是始相聚爲羣盜」。(《後唐通鑑》)
(五)唐至天寶，皇帝的舅子楊國忠以及侍從高力士之流，驕奢淫逸，罔
行逆施，以致弄到中樞腐化，招來安祿山史思明的造反。安史亂後，產生了善
鎮的專橫，軍閥各據一方，征稅抽錢，「百姓受命而供之，泥骨血，絕親
情，旬輸月送無休息！」(《舊唐書》)農民已經失業，又加上了這沉重的負擔，更
值連年天災，故形成了黃巢王仙芝等殺人如麻，大亂天下。
(六)宋代在江南有所謂方臘之亂，宋江之亂；在長江中游有孔彥舟等之
變亂，致亂的原因，除了少許的民族意識及邪說號召外，其主體仍然從省會資富之
機，人民生活困苦，貧苦農民與失業手工人達數萬計，逐漸或暴亂的洪流，
支不能平息。(七)元代的民亂總因，在於當局經濟政策的失敗，以造成社會經濟的破
壞，元世祖時用阿合馬桑哥等爲計臣，搜括人民盡斂財資於兩事，以取財政收入
使疏滻，動用軍民七十萬，擾民成怨，激起變亂，再其次就是發生惡性通貨膨脹，
自太宗始造交鈔，世祖後大量印造，將人民現款存入半導行市車，對
票面價值減低了，不能換取的。而奸民會又營造，貪心唯溢，皆薄値厚
民生就更苦了，所以邵遠平說：「自世祖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爲文，」(《歲時
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貴，民用滋乏」)在這樣的情形下，正好轉城的流亡，移
起民族主義的旗幟來反蒙古於先，張士誠劉福通等貧民，相繼響應之後，民亂
遂起，故將元史上指出：「元之亡，亡於鈔盜賊」。
(八)明代流寇張獻、李自誠的亂局，已非舊見劉子平著的民亂，
民亂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政治上中樞統治的腐化，慈禧時代寵用婢女賄賂，大
興黨派，樹立了對東林黨的仇恨，從而引起社會上一般讀書人的不滿，和人民的反感。另一個是農村經濟的崩潰，農民生活發生困難。森的大批流
徙異族收回江山後，便大舉空室，私田官田制度流行，繁贍滋生，以後，雖

列寧說：「當全國發生社會變態，統治者不能仍舊統治時，這是革命時期的條件之一。」這話能不能引來說明中國目前的現狀？這是問題，然而中國當前的經濟現狀，的確已到了一個恐慌境地，處處蕭條，民生問題的嚴重普遍，知日中或而智慧的決擇。二十年後，猶如鬼再演革劇，血流成河，革命不是一件好光的事，百孔千瘡的全智內亂，而得免於滅亡，鑒往史，看現在，想將來，我們希望執政者，作有

文章說：「翁內閣能够拿出一把火來肅清貪污，控制財政，總定會和平抑飮食；這是『聯民』的希望！」翁內閣能够拿出一把火來肅清貪污，控制財政，總定會和平抑飮食；這年代過刊新一卷第十一期（董不孤先生在給翁內閣的問題一題也曾說過：「無論剝削戡亂也好，無論行憲建國也好，經濟的問題不能夠解決，經濟的困難不能夠突破，經濟的恐慌不能夠消除……這就談不到政治，也談不到軍事」呢？◎有納稅義務的「高等華人」和「特殊公民」可曾真正的納過多少稅？這些話，都是很現實的，並沒有『隔岸觀火』的惡意。換句話說，我們是責成翁氏一行，「憲政亂」的原則的，就怕翁氏沒有這末大的魄力能夠收拾黨門正宗孔祥熙和一班主事人！經過這次「新經濟政策」的考驗以後，翁氏在立院里被「大贏得體無完膚」，終於被迫垮台了。例如當立院二期會時，立委片述賢就是主張翁氏及時引咎辭職的一個。尹氏認為：「假設行政經濟緊急條令之發表，事先既不送交立院討論，而且這套辦法推行後，下不去，社會的秩序，難免不發生問題。我們現在是責任內閣，要對人民負責；既然政策推行失敗，何必還要懸擋不捨？」翁氏能夠趁這個時機辭職，不失為光明磊落之舉。黃元彬也指出：「經濟緊急措施對生產沒有辦法，對財政也沒有辦法。」黃建中說：「幣制改革，認為『失信於人民』；力主「徵收豪門資本，對權貴更應該杖法以懲。」此外，趙惠謨、李雲民、溫士原、陳其南、宋述樵等都曾經鼓起而攻！趙惠謨提出「為什麼未放棄限價，弄到人們對政府不信任」於是下了一個判詞：「無論翁院長辭職與否，仍應負責。」最後毫不留情的，一請翁院長、王部長來院報告，並答覆質詢，不能一查照了事。」這末一來，已經「倦勤」的翁氏不到院辦公的翁氏不得已，還是當天（二日）下午到立院去報告了一番。當然，翁氏一面在報告里，一方面不能不承認目前的經濟情形「險惡，一方面却勉強說：「八一九直是在半怠工狀態中。

從翁氏的報告看來，我們又不能忽略是責備翁氏而忽略了整個的形勢。例如翁氏所說原來應有之目標，第二點就開示明義：「力求政府收支平衡，使差額不致相差過遠。但實際收支不符，超額過鉅，各種重大支出中，如東北區八月份開支總數，即達流通券二十八萬數千億元，折合金圓券一億元，幾佔支出總數三分之一。」理財沒有第二個法寶——「除掉『開源節流』以外，一般所謂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家，不過偏重於「分配」而已，我國雖然流傳「地大物博」，因為生產技術的落後，更因為抗戰的損耗，已經絲不上「開源節流」了；何況在一勝利之後，被敵偽搜刮了十多年的東北還在蘇聯直接和間接的搶劫之下，不但萬數千億元卻還儲備在他們地圖呢？其他月份呢？「開源」談不上，「節流」也不可能，假如硬

稿

一、本刊以讀者命名，接受讀者意見，只要是以理性爲基點的稿件，均樂於刊登。

二、本期已徵底稿，所取稿件範圍規定：時論、專論、通信、文藝、短評等五項，門戶開放，絕對歡迎外稿。

三、來稿除文藝外，均須署真實姓名發表，稿末並請註明重賞地址，署用筆名者，雖好亦只好割愛。

四、本刊因門戶開放，容納各種思想文字，文責由作者自負。

五、稿酬千字五十元。

六、稿寄漢口秦襄街十七號。

社會主義的血的毛澤東至所為，那只有弄到「源」更開不成，「流」更節不了而已。目前東北已繼續一役「固格人」所說的「易手」了，東北今後「分配」得怎樣？是「一固問題」，而關內各邊的情形又是值得翁氏在沒有奉准莊鱗以前大傷腦筋的！雖然他表示「因正堅清幹職，故對於積善辦法，此時無可說明」。我們更不能夠光是責備翁氏個人而放過了躲藏在他背後，或者是閑遊在他身旁的人。第一個是財政王雲五。當他上台的時候，很多人都寄以無窮的希望，他能夠再接再厲的把苗房印書館復興，也能夠再接再厲的擬他那一套出來治國！財政部在北伐成功以後是獨創一職的，自成一系的！非孔非宋，非宋則孔，調來調去，老在他的手里把持住。以前的「當局」有這末一個觀念，以為中國的財政，除掉孔、宋以外，就沒有人弄得好了，因為孔宋的本身和中國的金融界以至所謂實業界有著血緣的關係。十多年來，中國的財政，在某一個緊急的時期，曾經靠和孔宋有關係的金融界以至所謂實業界輸過血；可是，到底還是金融界以至實業界靠着孔、宋的關係（通過財政部）而欺取了人民的血汗！這一點，也正是「蓄蓄者」之一，而「人民的的眼睛是堅亮的一」。這次翁氏拖王雲五出來，從表面上看來，王雲五沒有金融以至所謂實業界做後台（至少不及孔宋的勢力大），當然會圓轉不靈，呂前的經濟危機，翁氏要負責，而毛氏更要負責。第二個是翁氏自己居卑（他表示過不願意組閣）的國防部長何應欽！對於軍事的問題，筆者不便多說。

翁氏所組的關東行政院，先天已經不足，後天又復失調，短命是早在意料之中的。現在適當的人提出來了。是孫科，是現任的立法院長。

但筆者只有一點認識，那就是翁氏和毛氏的政績是另一個問題，筆者不便多說。

翁氏所組的關東行政院，先天已經不足，後天又復失調，短命是早在意料之中的。現在適當的人提出來了。是孫科，是現任的立法院長。

· 者 識 ·

受命於危難的孫內閣（南京通信）

· 穆志雲 ·

帶來了新氣象

考慮到非組戰時錯亂。

· 穆志雲 ·

內閣本質觀察會至，意四票之結果，行政院問題三室院舉行十次會議，主事長同

的點治局戰日的內，示口亂們兩第一期，好第一期當政總新市的正那也開始場氣，，好第一期院長氣場演好天應一終上，也經結一下於適一詞王總任十了總月，內意立黎初經科。行集上變開，中直漫，在劇過期，徐能時過世統。六連詳一所開強院意，過提徐州出期張杰曾在日一職一以人留責益總一名。總戰來，羣等考提始月起日自選，雖堅統番之初孫子的着蚌千意。善政來的的統局組也的，慮係提之，翁上提但，，基考初

的點治局戰日的內，示口亂們兩第一期，好第一期當政總新市的正那也開始場氣，，好第一期院長氣場演好天應一終上，也經結一下於適一詞王總任十了總月，內意立黎初經科。行集上變開，中直漫，在劇過期，徐能時過世統。六連詳一所開強院意，過提徐州出期張杰曾在日一職一以人留責益總一名。總戰來，羣等考提始月起日自選，雖堅統番之初孫子的着蚌千意。善政來的的統局組也的，慮係提之，翁上提但，，基考初

並則因何無此制不，因促著有隔在所重使布爲事戰，擇尤政自閣就。內是陳，論舉而願外服數拿將兼哉以點合雷強的時如行其與指，有當閣要阻陳實死戰之一殺擬傳量，來時，戰力加戰擬當率制內，事事軍總要南陷是改組戰時內閣。而時死尸，戰說安結，內陳事物緊時內時，，開得不能，飛組改編時，已體制總雷延內的諫又時陳脈果總閉布上力戡需開，可則改編能，飛組改編時，已體制總之攔閻作「傳內之藥陳統體雷，皆亂要體曾比戡組所直配深平戰，已體制總下體用，說開死死布曾制並但動，制交現亂成微接合感，時總久體制，來制爲姑陳體乃了雷方方沒時員把而，陳在戰爲爲指，行親內統了制

後思親對政憲空成等進中分的裏閣了組陳，以政；化的頭，，步的兩反的最，者布立爲府一了制名憲認份革派對老力反却雷戰院戰派派，度義政爲子新，戰爺者對表死時可時，是所，，即戰，派一時們，改示，內能內他立以重將形時如，派內。要組出而開部開們院極復已成內黃即是開立算戰力反圓成組的中端的經一閣宇所立當院立時量對讓廉成意的反軍行個組人謂院可中院內來改到

初一科結，局攝影時總子數國過伺戰。說息，果所而力需內統，，民的終時因當給，總當一個法律問題，，以權問及閣的似也落，要內爲時總立統想出法律問題，，總統知院於統自，立組了相民，然過，知統知院想幾已誰委成，當草佔立立是道很道訊想出經的背本，何不內絕法法無要費了援了考權爲身直況肯的大院院論改考，的孫慮力大的接戰體份多中通如組慮消

現件內在並表仍時翁有，意，參任，戰想出了孫科。現件內在並表仍時翁有，意，參任，戰想出了孫科。現在，閣總不示願內文肯但繼同酌，因時體制，，爲怎樣下成復復面灑徵需張蓋一閣之大魄起如樣總去立表組發上得要蓋與草之才力碼果興統，，示閣羣合張擬訂陳擬動機。比條時，是一翁戰而沒閣同，誠責機

退資的知道了，原閣的着全形牽大連，格入難一極也來受反想拿同制削，的，而個大因同最對的自虛政弱無無，只退原的了意大，。已設院，異也要，因挫這組阻鑽經利，，立把都是張，拆一閣礙供過翁這則院立知夠張！阻的，戰這及派立即院難組以羣由礙更亞時兩權是既無權而閣外是於受氣羣內派力定即力力

至科親十過時臨定二蘇曉料來面求院，自時，間時了十科以所內有孫，提醫，去這法如院吏法番得律惠研問據是吏立院因電一的爲部之中考通的均研究題說否，，總會提委，孫閣可以才是的當會去親果只開，考負經在這時第經過。這找釋。官務，不後羅，，統了會人孫不意是反淡出法題時換，總仍官乃得，惠而能徵王爲民科得法現對立孫院，適科於統不血是兼認經使否詢罷了非來

院本爲項憲站開同十七，於給一院，一立咨成相了有舉陳先五十本，咨程主出召院時中統由召立正三院行之法立票意八十結是許，報應現委文，任，若相副開條三院於文，持席開，總備，與陳見院在以同政規第宣結，張五果馬多但告須在李，主即就于任院全行條議是，改，，院立統組主孫副，例主三意院定五佈果祕大入出上立這一先時永讀席可由立主長院使及事主會變宣而會院咨開要科院特會持三院，十：後書名，席就委一下請局憲咨即，現委席並審同憲規席先布由時於文，的談長請，第二八案長提三，，長數以立進反動施孫道即文宣佈召認，審查意章程而拍討將陳，三已至孫話主假聽二京，，名條總主報同二委行對該政先擇提方讀全主爲當議會權第則說手論詔副孫達午知十，席總三四本請科一依即了票二百票於却針來急，，統管來必即選，應十五依成統日長未續立！其分總請統次

七得，見，，這而在男看，中緊，內委要保認某論孫爭合，美帶的，，對外時關正可，但一當裁目白孫上間欲動閑的求因爲左看科取杜以國左朝第有孫了左後公確是從以切孫記前他內述尊祖改反，慶孫一，以美魯孫有路或一頭內，右，自舊。是組上均內者似，閻二左，所組對以付內點可往擴門科相統，派種閻一街南孫科京十後閻述還閻尚本組派，所有爲，冲戰閻；能所，的上當，可認不，較十孫科的二在受比難質成意且以力戰可淡時的但是發局當白歷因能爲同政觀就於提月派過派革命稿確如後見爲不盡時能若內組另於麥時選，史孫是孫的治察渴下任繼工估程的備之時定何方、極唯來督創于閻成一中的又，來圖科中內估路家點午繼十計看審中初，，，這只右不如制將立的，派閻言以以配孫與閻閻計線，號五五

上海國際化這兩大捷商把它買去了，仍然爲可是到如今，仍然爲上海人像說的一樣，死在上海，死在這種矛盾的死理下，却存在着兩種不同的生存掙扎。

法艦車擋船錐開七海
岸，但是另一方面，每
晚從南京開出的堂皇
舒適的夜航車，却是
滿載了大小要人的太太
媽，少爺，小姐，老爺，
媽媽，大小衣箱，浩浩
蕩蕩湧到上海。許多
上海家庭的富麗客廳
已經納了這批從南京「
撤退」下來的高等難民。
要漂亮的主婦們逢人便都
夸耀着說：「我們
家的客廳成了難民高
了」，這對於豪富的
家庭，似乎是一個大
大的預兆，一怎麼辦
呢？——美國兵究竟
會不會來？」記者
這些天走說過十多家
親朋友的家庭，確到
的都是這樣的問題，而
其態度的誠懇無切，
假使我提美國人，一定會被感動的。

大大小小的官員和衙門富戶，已不是在觀風望色，都在尋門路找關係，想辦法總經理辦公室，進進出出的都走平常路，這幾天的中航公司弄幾張船票或飛機票子要人情，憑着一老頭面，到廣州，或者香港的機票。上海的米荒因為港督的慷慨大量，而暫時過去了，但上海社會的流行性恐懼却是愈來愈嚴重，那些坐在豪華的客廳裏汽車裏的先生太太們，整天在唉聲嘆氣，愁眉苦臉，他們甚麼是最愛的美國人也有點不瞭解了，「他們是爲什麼要來滬呢！」真的，美國最近在中國的許多措施，真使在美國的人很惑不解，至連他們平常所最愛的美國人也有點不理解了，「他們是爲什麼要來滬呢！」真的，美國的總領事和他的一少數屬吏決定繼續留在那裏，這是一個問題。他們爲什麼這樣呢？在濟南情形不妙，東北的軍隊沒有通知，交還給中國的總領事和他的一少數屬吏決定繼續留在那裏，這是一個問題。他們爲什麼這樣呢？

不自己的的殖民地。抱了不測的危險，繼續留駐下去，一，那是在這一次談話裏，那是在這一個國民性質的都督會提出：「假如中國政府可頗的願意，而又得到華盜的同意的話，我是在上海海軍是否準備登陸保護上海，這就是上海一國的炮臺了。這就是上海一國的潔化一消息的張揚。」那一位官員答應到了這句外國的詞令，便匆匆的跑到吉爾將軍在上海市的辦事處去了。這就是上海一國的潔化一消息的張揚。」那一位官員答應到了這句外國的詞令，便匆匆的跑到吉爾將軍在上海市的辦事處去了。

上海國際化之謠（上海通信）

張雨

晚上，在這個動盪的學院會開了一個，由女同學首先召開了。一個教官舉行，別處女同學都參加得很踴躍，這在法學系會議的討論分三類：一、關於秋食恐慌，學校的普遍與嚴重性；二、關於秋食問題在武漢區各校發生的原因，及應對辦法；三、關於目前的指揮與永久的辦法兩項。由三位女同學分別主持。會中情緒高潮，大家深感結論是：由於目前的節減失敗，故治本的方案與無能，這放任經濟漸於崩潰，因之百貨上漲，民不聊生。教授也有在吃的很多了，這兩個問題，可說是全中國的人民，財物

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今天我們連生存的基本權利，也快被剝奪了嗎？第三屆開學動，當然是最重要的，沒有願意束手待斃，我們決定要聯合起來，向社會呼籲：我們要派代表隨周校長到南京去請願。如果有具體的辦法，那就來一個「吃光運動」，吃一天是一天，吃一月是一月。關於這件事，大會通過成立一個「專門應付抗戰委員會」，我們意志集中，力量團結，在滿腔的憤怒中，我們大聲疾呼：「誰要是阻礙了他們的生路，便自己便將失去生路！」

（一）接：本校教授會復員後，三年來，僅開會二次，一為三十五年學生開復員費電課，一為六一案，此為第一次。會中各教授激昂演述，指責生活清苦，已到忍無可忍地步，月入薪水不到半石白米，子女親屬難免於凍餓，結果，決議停教一週，（自八日起）並請當局配給實物，熱發三月薪水，請學校核准。是三月食糧等要求。

會舉起各種各樣的工友活命大會，會中工友同學爭先發言，並由交系教授周熙良先生宣佈陳述研討會苦補溫胞系統聯合會，亦正式成立，分總務、聯絡、交涉、秘書、統計各股，以系統為單位，發動工作，自治會並召開系級幹事會，討論課期中，同學組織學生小組，生活小組等事項。事情鬧到這般出乎意料，復課的希望已成泡影，忙壞了當家的電教部，請假已一直鬧進第三週，教部說派人來還未見來，周校長也再未作起東的打算。有些同學貪財，郵票的錢都不夠花了，在這個邊緣羅掘俱窮的絕境，又發動了又一次內命交賣會，但是生意清淡，上不去拍賣，漢陽門廢物何何，顯然的一只不過的是現社會裏一個莫大的諷刺而已。

同學，樣子都很狼狽。客廳。女同學閒得無聊，白宮附近荒土，她們竟自己動手挖種。特刑遠開擇回來的汽車，持着專票，說是來「讀一屆校長」。一天待刑庭開來，一不，請「得動易？是不，請「他「命令我們復課？」

應該連着一塊兒走的了，不管國家怎樣戰亂了，吃飯問題總是少不得的，我們當然也記得了，爲天一說過的「民以食爲天」的話。現社會是怎樣了，好人多，壞人少，裏人多，有錢的人，勤勞終歸，沒錢的人，隨可逃避，這是社會？大家說！這是什麼社會？難怪

司學會正忙着將要解散的東湖遊船去，珞珈山路上匆匆忙忙走過的人見多，復課似乎已有緣轉機。

村，秋天，濃霧在，一樣浸透了低屋的房頂，淒淒的未農夫們牽着駢獸，在堵塞了道路，叫聲與騷動，馬車，半車上堆滿了軍用品，泥濘的街上，藏匿着一種永恆的未彈藥筒，肩上背起赤楊木裝好衣服，一些著羊皮外衣，把裏子翻在外面，大多數都裹着毛毡，暫作雨衣之用，他們腰間掛上，來福鎗，塞滿了糗糲，這些健美的青年，幾乎凍僵了，漿糊滿了他們的膝蓋，風雨驟然不停地歡唱着。酒店門前立着一羣官員，旅客和農人，這些混賊向他們投以驚異的一瞥。衣衫襤襤的婦女們，小孩們聚集在村莊的廣場上，在寒風中發抖，冷得紫紅，他們頂着一羣村的出征者，隨軍團從營利到斯非亞，再搭火車上前線。

他回來了嗎？

瓦左夫原著
譯

呻吟着。——「輪到一個七歲小孩這樣喊了！他站在小女孩的旁邊，用手指着那些兵士。『我的兒子！』母親哀怨地

她生平所見過的第一回。一天，她抱着說：「這就是塞爾維亞！他要入麼？他們看起來多善哪！他門遠離鄉土，他們的母親多愛不快喲！」她一氣跑回家，拿着一杯白蘭地在手裏，叫塞爾維亞入奉候她，因為她要給他們一個大口的「拉基」，弄得滿身溫暖。保加利亞兵士笑停了下來。「給我招點嗎？祝你健康，夫人！」保加利亞人說，於是自己孩子，也與我們一樣均基督徒！」母親塞娜如此懇切地乾了杯。「他們是上帝的忠誠節度耶到臨。出征的士兵們快被解散了。有些未揚不在此中。真的，簡直沒有他的消息。塞娜念增愁慮，痛哭着她。日子過去痛苦，她常常走到門口，不是有斯托村的人在敲門嗎？塞拉里斯多伊夫子已經回來了；還有子科夫的兒子，斯雷馬多夫弟兄，她到他們那裏去探問，但是，一點也得不到她兒子的消息。某段時間以後，他未曾絕見到過斯托村。到現在，他還不知去向，誰容查杳。德米第利亞表兄回來了，奇那回家時向母親這樣說，一什莫地力，？」德米第利亞，你知到，他們所知，？」德米第利亞，你知到，魏丁那邊，安利新早安，說，一什莫地力，？」德米第利亞表兄回來了，奇那回家時向母親這樣說，一什莫地力，？」德米第利亞，你知到，魏丁那邊，安利新

他會從另一方面走來。他的兒子在那裏？——她一定收到了了她兒子的信，並且他聖誕節一定要回來。然而，斯托揚加一隻眼却蓋了一層薄影。全村都騷動了，仙子猶科從前線歸來第一軍團當經過這裏，剛好在澤娜的家門前，他種了兩棵樹，樹枝在中間細移下一些芳香的枝條來裝飾這道拱門、上面懸着一個標記表明他的勇士們！——開闢是許多保加利亞的三色旗，一個真正的親巴扎奇兒的來路：——歡迎我們到塔門，果然，掠利的隊伍進到門口，而且走進這道門檻過；的確，他不許，他就會回來說；他不會在異鄉消磨聖誕節，軍人一個個散漫地調進，傍晚以前，他還沒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回來。他知道這兒有一顆晶瑩的心在，盼望着他們，——可憐的母親這樣想。

(上接第二頁)別爲北方之熊，與東方之鷹則衆，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哀哉黎民，果訖一致奮起，痛哭流涕，爲我中華民國開一動亂而不至玉碎之新紀元乎？

「中國局勢危殆」的

據華盛頓電訊說國務卿馬歇爾和記者發表談話，謂中國之局勢甚為危險！找一追其究竟，中國局勢之危有誰之罪？馬歇爾實亦應負其責。記得馬歇爾來華出任特使時，雖曾九上蘆山，而百無一長，且對國民黨也惟其對共產黨也報，實無絲毫之補益，相反的，更增加了兩黨之間的溝隔，其早知中國局勢必將危殆，又何不對此局勢有所打算，我軍若非無天憲不可以活，但今日之情勢，美國確亦難辭其咎。我們誠不知馬歇爾是何居心？

時至今日，馬歇爾主張着直將來出現之任何中國政府中保持美國全部勢力，支持着來可得出現之聯合內閣中之非共產分子。此種所謂保持美國全部勢力之野心，殊使我們鄙視，試問美國於歐洲作何打算，對中國又試何打算？我們認爲今日之局勢，姑不提國共的問題，即就世界而論，可見火者既非中國，又非蘇聯，實馬歇爾其人，易水寒。

當時各國觀者戰局的進轉，有井
已遷入中華帝國之。美援到現有，
國合衆國而之。英法無視抗擊全力作
威亂到斯。」大心，期皇於徐州戰

不閑政府
獨難府

我們該如何的明白美援來源的合

兩個小孩如凍在地上，生了根似地，停着動也不動。時光漸漸飛逝，從山間吹下的冷風，愈見有勁，撓擊着小孩的臉，掀

轉色羞紅，指揮手腳在口裏無聲無息地走着，憧憬着母親倚窗而望的情景，一輛三匹馬拉著的馬車又在後面響起來

就看到了的。美國對中國援助，是老早就是秘密，不夠明顯，美國認為中國又蘇的影響力還不夠，所以中國隨便怎樣努力反共，均無動於美國人心的，杜魯門是並不知道蘇作極端的反對，而作政治性的調和，換言之，即沖淡其以戰爭方式解決兩國間的矛盾，而以折衝美蘇的矛盾，最近如林事件，美對蘇即是一例，故以強援蘇，而不得不美國同情；以反蘇而爭取硬由美蘇而轉為緩和，即得蘇的連任，可以代表美國人民的民意，魯都對蘇便代替干戈兩國間的矛盾，而美援都不得是辦法！

地向前趕着，她凜得發抖，這多秋呻吟着，可是，大爺爺是要回來的，他們必須遇見他，否者，他親會發怒或哭泣，大爺爺看見一輛馬車，中間坐着兩個人，全用裏着暖布，奇娜站在馬車前面打招呼，使車暫停，「先生，你們後面還有兵士來嗎？」「我不知道，我的小朋友，」車中的一個客道，半舉起他的毛邊帽，驚詫地注視着冷紫的小女孩，馬車又過去了。

吧，否則，你會冷死在這裏。兵騎馬，兩箇長官又走了，奇娜唔泣着，拉多坎南帶不絕地抱怨他，他的手足麻木了，嘴唇冷冷的一片紫色，前面伸展着荒涼的大路，直到木村。人們都回去了，黑夜降臨，狂風轉到孩子的耳果里。奇娜和拉多坎南拖着疲乏的步子，渡過木村。

東能最後勝利，而獲得美國之支持。但這一希望的後景如何？雖未敢逆料，但依據歷史經驗，似未便作一種過於樂觀的想法。

立院若干立委爲此事，曾力主對蘇强硬，以爭取美援。但對蘇强硬之結果，是否真能取得美援？這是一個相當不易把握回答的問題。上月二十日合衆社電訊，馬歇爾曾表示任何數量之美援，不能防止南京政府之最後解體。而表示自蘇華盛頓最佳之賂博，將着重在將來出現之任何中國政局中保持美國全部勢力，而支持將來可能出現之聯合內閣中之非共黨份子。聽聞知兩，我們該知道，若是對蘇强硬，能不能爭取得到美援？

歷史的事實應在前面，中國並非對蘇不強硬，兩年多來中國爲了一次亂世，竭其整個力量，不知耗去了多少人力，犧牲了多少物力。所謂「戡亂」不一力的亂世正是此意，要說中國沒不力，或說蘇不夠強硬，這是冤枉！但壞在兩點是：不是中國的又笨不力，而是反蘇無一力！反蘇無力還是物質的問題，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